

高山仰止 (上)

——永懷何應欽上將

(本文插圖刊第4頁及39頁至47頁)

●王 道 (前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少將主任秘書現任國大憲研會外交組召集人。)

巨星隕落無限哀思

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左右，一位朋友打電話告訴我，說一級上將何應欽將軍去世了，等到下午，證實了這個消息後，心中不覺惘然神傷。近四十二年來，敬公的影像不斷地一幕一幕從我腦際掠過，我國這樣的一位勳業彪炳的偉大的革命軍人就在國家正需要他的時候，忍心地離開他的崗位離開我們了。十月廿三日，我到廈門街敬公寓所致祭時，才知道靈堂設在父母寓所。廿四日正是颱風來襲之日，在狂風驟雨中到達天母寓所敬禮後，眼望着慈祥而悅而威儀的遺像，在遺像側面掛着的那一幅受降圖，我驀然覺得敬公面對着這一張光榮的一幕，在他的一生中對國家、對國民、對自己也值得滿足了。

敬公上將一生中的豐功偉績，與立身處世由新聞傳播與史實的記載，世人知道的非常多，不待我再贅述，在國民革命軍人中，除了先總統蔣公以外，其聲望與功勳實無出其右者，在他抗日勝利受降前，許多功勳與軼事，已有許多追隨過他的人評述其事，而我親眼看到他代表先總統蔣

公在南京接受日軍投降的那一段光榮、偉大，照耀我國五千年歷史的那一段史蹟，是值得我們追憶的。那不僅是一段我國歷史的光輝，同時也涉及了中日兩國後世子孫的愛和仇的問題。

我在那一段歷史過程中能够追隨敬公上將，也分享了在南京受降時的光榮，在我來說，那是我的殊榮，也是一件突然的意外的殊遇。

日本投降倉促飛滇

民國卅三年正當抗日戰爭到了最緊張的關頭，先總統蔣公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從國家最優秀的將領中選拔青年軍的帶兵官，那時我是第六戰區挺進軍第一縱隊司令，因戰績，調戰區訓練團的班主任，再選調軍委會訓練團將官班第二期受訓，青年軍的高級將領都是由將官班中選拔，受訓期滿後我因成績派任青年軍編練總監部高級參謀兼步兵總隊總隊附，那時總隊長是由編練總監羅卓英將軍兼任，並兼政工班第三大隊大隊長，那時政工班主任是青年軍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先生兼任，凡是青年軍的校級官均須在步兵總隊受訓後，擇優派任青年軍中級軍官，我兼任的政工

班的一個大隊其學員都是由緬甸戰場調回的一批翻譯軍官，我的興趣與希望都全部貫注在步兵總隊，期待能有率領青年軍的機會，與敵人在疆場上一爭短長，想不到一夜之間就把人生的方向作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向，這是我萬想不到事。

那時，我寄住在李惟果博士家，記得那是民國卅四年八月十四日的下午，我正在參加一個盛會，來賓甚多，忽然間人聲嘈雜，街上爆竹齊鳴，由街上傳到室內呼叫聲，笑聲，掌聲，狂叫聲，不斷地進入耳鼓，也進入到眼簾。等到這種潮汐捲入到這個大廳的時候，桌上的碗盤都飛舞起來了，這時才知道「抗日戰爭勝利了！」日本已宣佈無條件投降。想不到前不多久日軍進佔離重慶不遠的獨山，我中央政府正準備西遷西昌的時候，曾幾何時，今日日軍宣佈投降了，這是何等高興的事，也是何等突然的事。

當我返回李惟果先生家中的時候，那時李先生是青年團中央團部訓練處長，先總統的英文秘書，也是外交部總務司長，他是前國立武漢大學與中央大學的政治系教授，他一眼見到我時，就迫不及待地告訴我：你明天就同我到昆明去吧！

「這使我茫然！」

我當時問他到昆明何事？他才告訴我委員長蔣公已命何應欽上將為中國陸軍總司令，代表委員長到南京接受日軍投降，又命令他兼中國陸軍總部的政治部主任，負責襄助蔣公處理淪陷區回歸政府的一切除軍事外的政經措施。因為他不諳軍旅情形，一定要我幫助他主持部務。

這件事對我太突然，也不能不使我猶豫踟躕了，因為我的目的和興趣是帶兵，今日突然轉到政治，那是不是要全功盡棄，那是不是我的事業和前途半途而廢，他看着我面有難色，即刻又說道，抗戰勝利了，軍人都要解甲歸田，我國接受日軍投降，這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今天能夠有機會參與其事，也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何能放棄？我再問他，我離職的手續還沒有辦呢？他馬上告訴我：他已經打電話給羅總監了。如是在第二天我們一行搭乘專機，飛行了二小時，來到四季如春的昆明。與我們同去的還有在倉卒間邀約的刁作謙博士、龔德柏先生、顧毓琇先生、沈昌煥先生與馮慕鶴先生等。記得到昆明機場來迎接我們的有蕭毅肅中將參謀長、冷欣中將副參謀長及紐先銘少將等。第二天上午我們到總部晉見何總司令敬公，見面時何總司令給我的印象是安詳、平和而寧靜。接着兩天的會議，都是為受降作準備，這時才領會到勝利來得太突然了，一切準備，甚至一點心理上的準備都沒有。我國五千年歷史，受降的經驗太少了，也沒有成規可循，這是多大的一件事，又將是何等艱鉅的事。

受降工作史無前例

就在這個時候，委員長蔣公宣佈以德報怨的偉大號召，以為受降處理日俘日僑的方針。

何總司令敬公在這偉大的號召下，辦理中國戰區的受降工作，其任務是光榮的，其工作是非常艱鉅的。中國戰區受降範圍除淪陷八年的我國本土淪陷區，淪陷十四年的東北地區外，還包括遙遠的越南，以及我國淪陷逾五十年的臺灣和澎湖列島。在這範圍內，那時日軍有二百萬人，不像歐洲戰場的德軍已失去戰鬥能力，不如琉球、菲律賓等地的日軍已失去戰鬥能力與意志。在中國戰區內的日軍雖由日本天皇宣佈投降，但在戰場上的日軍尚有戰鬥能力，僅南京上海地區，日本野戰軍就有二十八萬人之眾，武器裝備戰鬥體系均極完整。

因為我國受降無例可援，何總司令敬公主持這樣歷史上這樣大規模的國際受降工作，任何一件事都是創新的，而且這些創新的事祇能對而不能錯。

比如，我們到了昆明準備接受日軍投降事宜，短短的三天內就飛到湖南芷江，準備洽降的事，因為這時雖然日本已經宣佈無條件投降，但是如何投降，如何受降，如何全面投降，又如何全面受降，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中日兩國仍在戰爭狀態中，敵我態勢，依然存在，何總司令既已受命代表中國戰區蔣委員長接受日軍投降，第一件要決定的事就是受降的地點，以及如何開始彼此接觸的方式，甚至行文的形式與稱呼，經幾

番斟酌與商榷乃決定在湖南芷江，由日軍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派遣其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到湖南芷江接受何總司令對日軍投降的指令。

雖然這是一件小事，在那時是經過仔細推敲後才決定的，比如今井武夫到芷江後何總司令對岡村寧次大將行文的方式，今井武夫到達芷江時的接待都是問題。最後決定日軍總司令代表日軍投降的地點是在我國淪陷區的首都南京，並確定在日軍正式投降前何總司令與岡村寧次大將的行文是用「備忘錄」，受降後的行文是用「訓令」，岡村寧次大將的代表到達芷江時，在正式降書未簽訂前，中日兩國仍處於敵對狀態，今井武夫下機時如伸手向我接待人員握手時，我方應拒絕握手，因為中日兩國仍處於戰爭時的敵對狀態，今井武夫少將到達芷江後，祇能住在臨時搭起的帳篷中，帳篷中設床一，桌一，椅一，燈一，其座車應豎白旗。因他是投降使者。

及至今井武夫曾見了蕭毅肅參謀長，領取敬公總司令交給今井帶回的備忘錄以後，進一步研討又是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比如：今井武夫少將報告何總司令說：所有偽政權黨政軍警日方如何交？我方如何接？他又提到，比如現在沒有交接以前就發生了下列的問題，甚至是一條船就是一個問題，一條船我國八個以上單位搶着要接收。這將如何處理？這八個單位就是：軍政部、軍令部、後方勤務部、資源委員會、招商局等各不同體系的單位。

這雖然是一個例子，但可以推想到整個的接收工作經過如何的綜錯複雜，如果管理不善，其

結果將導致一場混亂，貽笑國際。

今井武夫少將離開芷江後，何總司令在當夜召詢政治部主任，研商今後整體接收將如何處理以及除軍事外其餘政經接收的複雜問題，惟果先生回到辦公室後就問我將如何規劃處理這全盤的事務。我考慮了一夜之後，第二天建議應立即成立全國黨政軍接受計劃委員會，由中央各單位各派代表一人為接收委員，何總司令為主任委員，下設二位副主任委員，一文，一武，武的請蕭參謀長毅肅將軍兼任，文的請中央派一位部長級的資深人員主持其中，所有接受案件，須經過這個委員會研究、討論，協調後決定由何總司令訓令日軍總司令岡村大將將這件案件，交某單位接收，任何其他單位不能干預，庶幾責任分明，功過清楚。當經李惟果主任同意後，送請何總司令核定。敬公非常明快地同意後，立即請李主任於第二天專機飛重慶，請委員長作最後裁定，委員長也立即同意後，即派那時的社會部長谷正綱先生任副主任委員，其餘委員亦由中央各單位迅速派定，陸續飛到南京，記得那時軍政部所派的代表是楊繼曾先生，政治部的代表是賀衷寒先生，袁守謙先生，資委會代表是嚴家淦先生，中央銀行代表是陳行先生。

由何總司令前後訓令日軍總司令的接收案件達三千件以上，規模遍及整個淪陷區，在東方包括臺灣在內，在西南方含越南在內。在整個接收工作上是有條不紊，沒有產生任何不幸的事件發生，至於所有接收案件以多報少問題少數官兵的不法事件，都是非常容易查考的，因為日軍對每

件案子的交接清冊全部都分繕了正副二冊，除了當時交出正本以外，後來他們將副本也送交了我國政府，如要清查，是分毫不差的。後來，因為政府認為勝利後百廢待舉，其中雖然有若干不符合的地方也就不再追問了。

接收復員艱危重重

那時的中共軍隊在淪陷區已由陝北，進展到山西北部，更由山西北部進展到河北北部，所謂三北進軍戰略業已成功，更由河北蔓延到東北、山東、河南、湖北、安徽、江浙各地區，其武裝部隊已由三個師擴展到四十餘萬人，都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準備搶先接受日軍投降，強行佔領淪陷光復地區。

那時，凡是淪陷地區，中共軍隊盤據的都已由中共建立了地方政權。凡日軍佔領的地區也由汪精衛偽政府建立了偽政權，並由偽軍及日軍協同據守。所有淪陷區內政治、經濟、軍事設施、工業設施以及所有的各級政經機構均須作全盤的有秩序的接收與管理，並恢復常態運作，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稍一不慎，即將使地區糜爛，兵連禍結，無法收拾，使社會國家蒙受不可估計的損害。

第一步：百萬以上的日軍，七十萬以上的日僑，如何使他們全部進入戰俘營，又如何使他們將所有的武器乖乖地交出來送入倉庫，又如何使他們固守基地不讓共軍侵入，又如何使整個的黨政軍的全盤接收工作有秩序的順利完我，這樣廣大遼瀾的地區幾乎比整個的歐洲還要遼闊，豁區

人口幾達我國全部人口一半以上。其複雜性及潛在危機性是任何人都無法逆料的，比如受降前夕，遍布謠言，說是在京滬的日軍二十八萬多野戰部隊，準備將京滬地區的城市全部破壞毀滅，再舉行自殺，後來日本天皇知道了，下令不許可做這件愚蠢而可恥的事，在狹隘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下，其衝動為盲動，不是不可能的，這件事總算過去了，由這一點看就可以了然何總司令的任務該是如何的艱鉅。

後來，一切一切都順利過去了，而且對接受日軍的投降工作有條不紊地不到半年的時間就順利完成了。這不僅是國家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事隔四十多年以後，今天回想起來，下列因素是值得永念的。

名參謀長相輔相成

我有生以來曾經在五位高級長官指揮之下工作過，他們對於我國近代史中都是大有貢獻的人物，他們是陳誠將軍、桂永清將軍、何應欽將軍、蔣經國先生與周至柔將軍。他們五人中各具有領袖羣倫的特質，而何敬公上將的雍容沉靜，高度智慧中的渾厚，大度容物中寓理帥氣，這是敬公獨有的突出之處。

那時，蕭毅肅將軍是中國陸軍總部的參謀長，我有生以來所見所聞的國軍參謀長中，蕭毅肅將軍是最突出的一位。他處理事務的明快果決，他對問題的考慮深刻細密，他全盤策劃的條理分明，有條不紊，在我所見所聞的幕僚長中他是一位最了不起的人物，何敬公以他為參謀長真是相

中 得益彰，勳猷永著。蕭毅肅將軍不僅是一位最雄
赫幹練的幕僚長，他作事的果決，從一件對他本
身有密切關係的事所處理的方式，就可窺其一斑
雜 誌 因為他是陸大出身，也是四川人，在青年時候
因環境關係染上大煙之癖好，爲了戒煙之故，下定
決心，毅然將他的右手大拇指，一刀將它砍下，
從此無法用手來捏煙泡，也就無法再抽大煙了。

軍事會議，我是經常參加的，在議事過程中
，雖然會議由何總司令主持，但常常有些處理意
見，參謀長與總司令相左之處，參謀長毅然提出
，而且非常堅持，同僚見之，常常相顧失色。但
是凡有充分理由時，總司令常常犧牲自己的意見
採納參謀長的建議，有時，甚至於總司令在某種
時機中，自稱：「我有另外要事，須要離開議席
，此次會議由參謀長全權處理。」說完後，總司
令就離席了，因之在辦理受降如是繁重複雜的工
作中，因為敬公的授權，蕭參謀長因之也全盤地
發揮了他的智慧與能力，兩位配合無間，這也是
這次受降工作的成功最具潛孕力量的。

那時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高級幕僚，今天健
在的已爲數不多了，那時副參謀長冷欣，總務處

長鮑靜安，第三處的副處長劉廉一均已去世，紐
先銘將軍是第二處處長主管情報，他現在美國，
那時的砲兵指揮官彭孟緝將軍，自從肺癆開刀後
，現仍健康逾常，其餘總部的敬公舊屬在臺健在
的已爲數不多了。

以德報怨以愛溶仇

我們先到淪陷八年後的南京城時，河山依舊
，但形象已非。在日軍大屠殺後的南京城，雖然
仍然保有舊時的城廓，與雄壯的山河，走到
大街上，來來往往仍就是荷槍實彈的日軍。我們
的同胞們在他們刀尖下生活了八年之久，今日看
到王師收京之日，其內心的喜悅，從街上行人的
面龐上已不問可知。在受降的前夕，仍然是處於
緊張狀態，因為我們準備九九受降的那一天，預
計新六軍廖耀湘的部隊可以到達兩個師，在事實
上因爲空運的困難，到達的不到兩團人，據那時
謠言，說日軍不能忍受投降的屈辱，以其武士道
的精神，準備摧毀京滬城市以外，甚至在投降前
夕，爲了收繳日軍佩刀問題，幾乎相持不下，鬧
成僵局，因爲日軍軍官中有一部份認爲他們的佩

刀是祖宗世代相傳的寶刀，是私產而非公物，不
願繳交出來，幾乎堅持不下。後來還是何總司令
高瞻遠矚，氣度恢宏，決定暫時不堅持全部收繳
，在事實上後來槍砲戰車子彈都收繳了，這些武
器不繳也給繳出來了，這就是敬公上將偉大之處
，非急噪者可望其項背也。

依據蔣委員長以德報怨的寬大政策，何總司
令管理日俘日僑問題，決定於最短期間全部遣返
日本。日俘與日僑攜回日本的衣物能准許多少？
計算起來估計日軍掠奪的黃金金飾約計三十餘噸
，是否准予携出，因爲每件金飾都是血淋淋的從
中國老百姓的手上、耳上、腕上、頸上扯下來的
，這些血淋淋掠奪物何可任其據爲戰利品。後來
，何總司令執行蔣委員長以德報怨的政策，每人
准許携回日本的行李由二十公斤放寬到三十公斤
以外，連連幾十噸的黃金也任他們携回日本了。
當時我國東北的日軍成爲俄共軍隊進軍我國東北
的戰俘後，運回西伯利亞，現在已到第三代了，
仍然在那冰天雪地中爲俄共做奴工。

若干年後，當何敬公到日本旅行時，在火車
上遇見了一位日本紳士走到何敬公上將面前誠誠
懇懇地三鞠躬，自己介紹自己說他是被遣送返國
一個士兵，因爲他搶奪了中國人的一點金飾沒有
被搜繳出來，他用這些金飾做本錢，經營商業，
現在已有成就，他無時不懺悔自己過去的罪行，
同時，也無時無刻不感戴蔣委員長以德報怨的偉
大的仁政。他說，他今天向何上將的敬禮，是向
全中國人敬禮，也向全中國致敬與贖罪。像這樣
的故事太多了，不勝枚舉！（下期續完）

39 頁圖片說明

- ① 何應欽將軍在抗戰期間視察第二四集團軍，右為熊斌將軍。
- ② 氏二三年何應欽在綏遠着康熙親征蒙亂的盔甲留影。
- ③ 中日文經協會理監事合影。前排左起：莫德惠、何應欽、張羣、黃朝琴、張默君。二排左起：馬廷英、劉兼善、蕭贊育、陳固亭、黃國書、張維翰、任覺五、陳勉修、許丙。三排左起：瞿荊洲、林挺生、黃雪邨、陳清汾、連震東、吳三連、吳金川、王民寧、汪公紀、翁鈐、游彌堅、朱江淮、余仲剛。